

基于网络游记的浙江省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

奚雨晴, 桑广书, 姜海宁, 聂常乐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是农村地区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旅游流的研究鲜少涉及乡村旅游,为揭示乡村旅游的旅游流特征,以乡村旅游发展位居全国前列的浙江省为例,利用网络游记挖掘数据,综合应用时间分层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旅游流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特征上,浙江省乡村旅游流年内总体上呈现“三峰”型分布特征,淡旺季明显,受游客来源、气候条件及闲暇时间影响显著。(2)目的地空间分布上,浙江省各市乡村旅游的游客接待数量基本与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客源地分布上,浙江省乡村旅游流以省内游客为主体,周边省市为重要来源地。(3)浙江省乡村旅游流网络中,各城市扮演的角色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旅游流的中心度特征,浙江省地级市呈现出 4 级梯度。最后,总结出浙江省乡村旅游流的时空特征影响机制,并针对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建议。

[关键词] 旅游流,乡村旅游,旅游游记,时空特征,影响机制,建议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616(2023)03-0042-08

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Flow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Online Travelogues

Xi Yuqing, Sang Guangshu, Jiang Haining, Nie Changle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important initiativ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ay to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u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ourism flow rarely involves rural tourism. In order to reveal the tourism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at the forefron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use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ines data from online travelogues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low using methods such as tempor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s of time characteristics, the rural tourism flow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a “three peaks” type of distribution in general during the year, the low and high seasons are obviou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ourist sources,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leisure time is significant. (2)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stinations, the number of tourist recep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level.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sources, rural tourism flow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mainly composed of tourists in the province, and surrounding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important source places. (3) The roles played by cities in the rural tourism flow network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quit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low,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w a 4-level gradient. Finall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flow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ummarized, an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problems of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flow, rural tourism, tourism travelogu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mechanism, suggestions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1]。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还是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农业转型和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方法。浙江省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乡村旅游发展始终保持在全国前列,其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位列全国第一,乡村景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为本文开展乡村旅游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撑。

收稿日期:2022-08-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60)、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22D020002)。

通讯作者:桑广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旅游地理学. E-mail:sgs63@163.com

乡村旅游一直都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 国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较早,在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旅游、旅游和乡村发展的联系等方面成果丰富. Komppula^[2]、Byrd 等^[3]细化了传统的乡村旅游研究框架,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从我国学者在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上看,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4-5]、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6-7]、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8-9]、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10-11]等方面.

旅游流是旅游业的基础,也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关于旅游流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集中在旅游流空间特性^[12]、空间效应^[13]、时空模式^[14-15]、影响因素^[16]及旅游流预测^[17]几个方面. 旅游流的研究多集中在洲际、国家间、典型旅游区内部等大、中尺度,关注市域尺度的旅游流研究较少,数据获取方式仍然停留在抽样调查等传统方法上,对新兴数据的应用明显不足. 以往研究中,由于数据的限制,旅游流的研究鲜少涉及乡村旅游景区,而如今,线上数据尤其是旅游游记为乡村旅游流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源,目前国内已有学者通过对网络游记的数据挖掘进行乡村旅游流的研究^[18],为乡村旅游流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相较于传统的实地调研,旅游游记信息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数据获取具有高效性、便利性^[19].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流特征的研究较为匮乏,乡村旅游流具有的特殊性未受广泛关注,小尺度的旅游流研究成果稀缺,而正确认识乡村旅游流的时空格局可以为优化乡村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促进乡村旅游流高效流动提供科学支撑. 因此,本研究以网络游记数据为依托,以乡村旅游带头省份——浙江省为例,探讨乡村旅游流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以期为乡村旅游的空间组织优化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开发提供参考,为乡村旅游的科学决策和优化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

旅游客源数据的获取是制约旅游客源研究准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的基本问题之一^[20]. 传统的旅游客源研究方法如问卷、访谈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愿意将自己的旅游记录和感受以游记的形式分享到旅游网站,逐渐成为了旅游客源数据获取来源之一. 鉴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 40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关键词,在旅游网站上搜索相关游记,对旅游流时间和空间信息进行挖掘,采集的信息包括游客的出行日期、游客在乡村旅游地的停留时间、游客来源地和游客选择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本研究选取了马蜂窝、携程、去哪儿、穷游、同程、游侠客及途牛 7 个旅游网站进行浙江省乡村旅游客源数据的采集. 采集时间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通过逐篇翻阅游记,初步搜索到游记数量为 2 469 篇. 在数据采集前对游记进行了三重手动筛选:第一步剔除了不同网站上的重复游记;第二步剔除了带有推广性质的游记;第三步通过对游记内容的仔细阅读,剔除缺少游客出发地信息和出行日期信息的游记. 最后,共采集到符合条件的游记 1 123 篇. 对这些游记使用时间分层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挖掘旅游流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2 乡村旅游流时间特征分析

2.1 旅游流周内变化特征

从周内变化来看,浙江省乡村旅游流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周末休息制度使得游客出行频率在双休日(周六、周日)明显高于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其中,出行频率最大值在周六,最小值在周四,周一至周五游客出行频率均较低,周五开始呈现回升,呈现出明显的“翘尾”模式(图 1).

2.2 旅游流月际变化特征

浙江省乡村旅游流月际变化总体上呈现“三峰”型的分布特征,包涵 1 个高峰期(10 月)及 2 个亚高峰期(4 月、7 月). 从整体趋势来看,浙江省乡村旅游存在明显的淡季和旺季,每年的 1—3 月、12 月是淡季,客流量较少;而 4—11 月游客出行频率较高,为旺季. 在旺季中,4—5 月、7 月、10 月是明显高峰期,其余月份出现回落. 从年份对比(图 2)上看:2020 年 2—8 月,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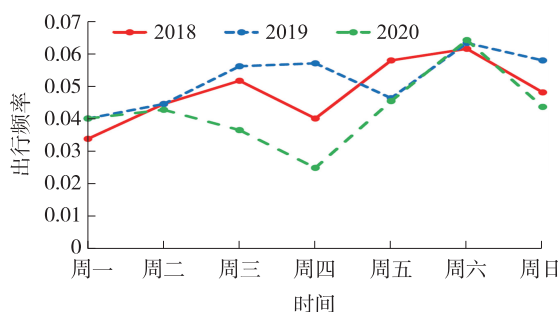


图 1 游客出行频率周内变化

Fig. 1 Intra-weekly changes in tourist travel frequency

然变化趋势与前两年类似,但出行频率达到 3 年内最低;2020 年 10 月,乡村旅游游客出行频率高涨,达到 3 年内最高.从省内外游客对比(图 3)上看:省外游客出行频率年内变化差异大于省内游客,“旺季更旺,淡季更淡”,即省外游客淡季出行频率低于省内游客,旺季出行频率高于省内游客;同时,省外游客受假期制度影响更大,“五一”和“十一”2 个黄金周及暑假期间的出行频率都高于省内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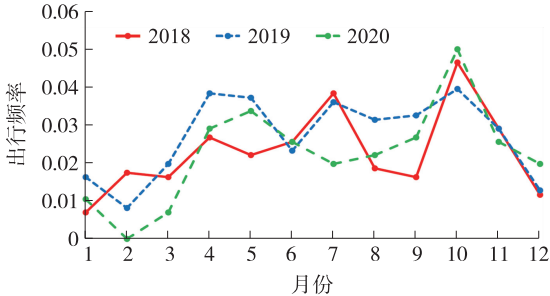


图 2 游客月际出行频率的年际对比
Fig. 2 The annual comparison of monthly tourist travel frequ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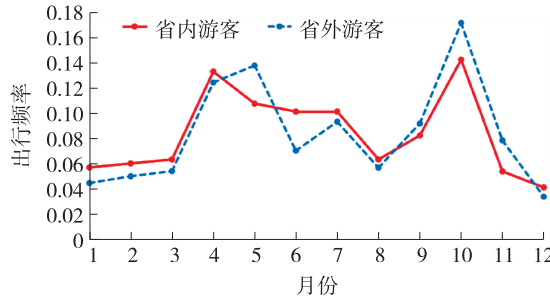


图 3 省内外游客月际出行频率的差异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monthly travel frequency differences between tourists in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以 2019 年为例,总结分析浙江省乡村旅游游客月际出行频率变化的规律及原因. 1—3 月、12 月,气温在全年中偏低,且存在较多的雨雪天气,游客出行频率低. 而 4—5 月处在春季,气温较为适宜,省内各个乡村旅游地春意盎然,加上“五一”黄金周的加持,游客出行频率较高. 6 月气温逐渐升高转热,游客出行频率回落. 7 月虽然天气较为炎热,但此时正值暑假期间,研学旅行与家庭出游市场在这一阶段较为火热,出现出行频率的小高峰. 8—9 月,气温达年内峰值,节假日较少,出行频率有所下降. 10 月是浙江省乡村旅游的黄金月份,气候较为适宜,加上“十一”长假,许多游客选择在该月出行. 从 10 月末到年末,由于之前游客出行频率已经历了“十一”黄金周的井喷,再加上气温下降入冬,客流量急剧回落,降至年内谷点,浙江省乡村旅游从旺季转向淡季.

2.3 旅游流季节变化特征

浙江省乡村旅游游客出行频率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秋季出行频率最高,春季和夏季次之,冬季出行频率最低. 年份上比较,2020 年春季和夏季的出行频率相较于上一年有明显下降,这说明新冠疫情对浙江省乡村旅游业影响较大,而出行频率在秋季有所回升,这说明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依旧是旺盛的.

3 乡村旅游流空间特征分析

旅游流包括游客从旅游客源地到目的地并返回旅游客源地的过程,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21]. 基于此,本研究从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两方面分析旅游流的空间特征,并对浙江省旅游流的网络特征进行分析.

3.1 目的地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选取的乡村旅游节点共 40 个,包括 2019 年浙江省被评为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4 个、2020 年浙江省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6 个.

根据游记中采集的目的地信息,对浙江省 2018—2020 年乡村旅游节点的游客数量占 3 年总量的比例进行统计,部分结果见表 1. 从分布结果上看,存在明显的“游客足迹高峰值”点,其位于杭州市,杭州的新叶村和下姜村游客占比总体位于浙江省前列;除此之外,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市(苍坡村)、西北部的湖州市(鲁家村、横山坞村、劳岭村、余村)及东部的金华与绍兴市交界处(乌石村)旅游足迹也相对集中. 从时间上看,2018 年和 2019 年空间分布规律大致相同,而在 2020 年,浙江省的整体游客数量较前两年有所降低,主要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浙江省乡村旅游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乡村旅游由此按下暂停键,即使后来疫情缓解,广大游客出游需求相较于之前仍有大幅度下降,游客人数上升缓慢.

分析峰值点出现的原因. 首先,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其旅游业发展一直走在浙江省前列,尤其是借助“G20 峰会和亚运会”效应,杭州市的乡村旅游市场迎来了发展机遇. 目前,乡村旅游是杭州全球休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其次,温州市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温州市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建设的带动下,乡村旅游步入快车道,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温州市发展

创建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多类型景区村庄,实现“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一村一品”,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最后,湖州市积极推进古村卫生、环保、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乡村旅游重点片区.

表 1 浙江省乡村旅游节点游客占比(前 10)
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tourists to rural tourism nodes in Zhejiang Province(top 10)

占比 排名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乡村	占比/%	乡村	占比/%	乡村	占比/%
1	新叶村	2.77	花鸟村	3.83	花鸟村	2.77
2	乌石村	2.77	下姜村	3.30	横山坞村	2.51
3	下姜村	2.38	苍坡村	3.30	河阳村	2.38
4	武阳村	1.98	武阳村	3.04	清漾村	2.25
5	苍坡村	1.98	新叶村	2.77	东澄村	2.11
6	诸葛八卦村	1.98	荻港村	2.25	顾渚村	1.45
7	棠棣村	1.72	河阳村	1.98	茶排村	1.45
8	河阳村	1.45	乌石村	1.85	下姜村	1.32
9	茶排村	1.32	茶排村	1.06	武阳村	1.19
10	劳岭村	1.06	方家岙村	0.92	新光村	1.19

3.2 客源地空间分布特征

据游记中游客来源地信息统计(表 2),浙江省乡村旅游游客来源空间分布具有相对集中性,省内游客是主体,前往浙江省乡村旅游景区的游客 31.4%来自省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相对火热,其中来自杭州市的游客数量位于首位,远远超过其他地级市,位居第 1;其次是湖州市和丽水市,位于第 2 层次;第 3 层次的城市包括舟山、衢州及金华市;其余各市客流量均较少,游客占比均低于 1%.整体上呈现以杭州市为核心、其余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布局.总的来说,各个地级市的出游情况与该市经济发展情况成正相关.

从省外游客分布情况看:来自上海的游客数量占比最高,占游客总量 34.07%;其次是江苏省,各市合占 16.18%,上海与江苏共占 50.25%;再次是北京、广东、安徽、辽宁、福建、四川、山东、江西等省市,市场份额在 1%~5%之间;其他省市占比较小,均在 1%以下.浙江省乡村旅游省外客源地主要为长江三角洲及距离虽远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

可以将浙江省乡村旅游客源地分成 5 个类型:第 1 类是浙江省内各市,浙江省内游客大多选择周末周边游,距离近,时间短,在疫情影响下,省际旅游受到限制,距离较近的城市周边乡村游进一步上升;第 2 类是近距离、高出行率省市,这类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区域内,它们构成了省外客源地主体;第 3 类是近距离、低出行率省市,例如福建、江西等,虽然距离浙江省近,但游客占比低;第 4 类是远距离、高出行率省市,例如北京、广东等,虽然距离较远,但游客占比并不低,且停留时间较长;第 5 类是远距离、低出行率省市,分散在全国其他距离较远地区,游客占比低.

表 2 游客来源地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sources

客源地	占比/%	客源地	占比/%	客源地	占比/%
浙江杭州市	16.98	上海市	34.07	安徽黄山市	0.89
浙江湖州市	3.88	北京市	6.33	天津市	0.67
浙江丽水市	3.77	江苏南京市	4.11	山东青岛市	0.67
浙江舟山市	1.55	江苏苏州市	3.66	重庆市	0.55
浙江衢州市	1.44	江苏无锡市	2.00	辽宁沈阳市	0.55
浙江金华市	1.00	广东广州市	1.78	江苏常州市	0.55
浙江温州市	0.89	安徽合肥市	1.11	辽宁大连市	0.44
浙江嘉兴市	0.67	四川成都市	0.89	江西南昌市	0.44
浙江绍兴市	0.55	陕西西安市	0.89	福建福州市	0.44
浙江宁波市	0.44	广东深圳市	0.89	湖北武汉市	0.33
浙江台州市	0.22	福建厦门市	0.89	河南郑州市	0.33

3.3 旅游流网络特征

旅游流网络是客源地与目的地、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关系的体现.为了研究不同地区在乡村旅游网

络中扮演的角色,为乡村旅游的区域合作和线路设计提供借鉴参考,本研究引入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乡村旅游的网络游记数据挖掘,对 11 个地级市进行分类,构建各个城市之间的流量流向数据矩阵,分析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角色功能和整体空间结构特征,以期完善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理论体系。

3.3.1 城市中心度特征

利用 Ucinet 6.186 软件分析得出浙江省乡村旅游流的中心度指标结果(表 3),指标包括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其中,度数中心度可以直观反映哪些城市在网络中居于边缘或核心地位,因城市间的旅游流是双向的,所以分为内向度数中心度和外向度数中心度^[22];接近中心度也分为内向和外向,表示城市与其他城市联系程度和客流通达性;中间中心度则是用于判断城市作为中间者的能力,若一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越高,则表示该城市起到的客流中间作用越强^[23]。

表 3 乡村旅游中心度指标结果
Table 3 Center degree index results of rural tourism

城市	度数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城市分类
	外向	内向	外向	内向		
杭州	125.000	10.000	100.000	76.923	22.583	核心城市
宁波	40.000	16.000	90.909	71.429	8.367	次级核心城市
温州	23.000	15.000	76.923	62.500	11.500	次级核心城市
绍兴	7.000	14.000	71.429	58.824	1.283	一般城市
湖州	3.000	27.000	58.824	62.500	4.200	一般城市
嘉兴	13.000	3.000	71.429	47.619	0.000	边缘城市
金华	8.000	42.000	62.500	90.909	6.700	次级核心城市
衢州	4.000	49.000	62.500	76.923	1.950	次级核心城市
台州	8.000	6.000	66.667	55.556	0.000	边缘城市
丽水	2.000	34.000	45.455	76.923	1.667	一般城市
舟山	2.000	19.000	47.619	58.824	0.750	边缘城市

从 3 个指标的结果来看,各个城市在乡村旅游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很大差异,浙江省的 11 个地级市呈现出 4 级梯度。其中,杭州市的值较高,其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都超过其他市,位于第 1,在乡村旅游网络中地位非常高,说明杭州乡村旅游出游量大,可进入性好,客流中介作用强,属于浙江省乡村旅游的核心城市;宁波、温州、金华、衢州则属于第 2 梯队,属于次级核心城市,这些地级市具有较强出游能力或是主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第 3 梯队的城市包括绍兴、湖州和丽水,这些城市的 3 个指标数值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出游能力或吸引游客的能力;第 4 梯队的边缘城市包括嘉兴、台州和舟山,这些城市中心度普遍较低,目前其作为乡村旅游目的地或客源地的功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作为客流的中介作用较弱。

3.3.2 网络结构特征

根据浙江省乡村旅游数据,使用 Ucinet 6.186 软件的 NetDraw 功能,作出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的乡村旅游流网络结构图(图 4),为了更好地表达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核心城市地位,通过线条粗细的程度来反映各个城市的网络结构特征。

从网络图中可以看出游客流动量最大的是杭州、宁波,这两个城市是整个网络系统中的核心集聚点,也是浙江省乡村旅游游客的核心集聚地和核心客源地,未来可以充分发挥这两个城市的核心作用。其次是温州、衢州和金华,这几个城市为次集聚地和客源地。台州、嘉兴、舟山等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游客交流较少,处于浙江省乡村旅游的边缘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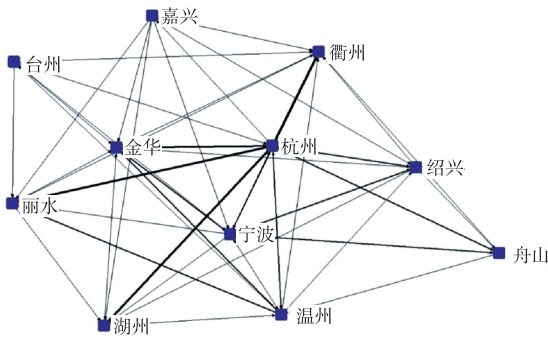


图 4 旅游流网络结构
Fig. 4 Tourism flow network structure

4 影响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出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影响机制图(图 5)。本研究引入物理学中力的概

念,物理学中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根本原因,在本研究中,各方作用下的力是旅游流形成特有时间 and 空间特征的根本原因. 在旅游研究中,国外学者 Dann 首次从推力和拉力的角度分析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将“推—拉”理论引入旅游研究^[24],之后,“推—拉”理论被旅游研究者普遍认同并广泛使用,研究尺度逐渐扩大、研究内容日渐丰富^[25].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推—拉”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流研究中,在分析推力和拉力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了摩擦力分析. 其中,推力主要研究旅游者自身属性,拉力侧重于分析旅游目的地属性,摩擦力则与自然、社会背景环境相关^[26].

4.1 乡村旅游推力

乡村旅游是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的. 城市游客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压力过大、生活节奏较快等因素,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想要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城市空间,但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城市优越生活条件,因此,短暂的旅游逃离成为了更好的选择^[27],这是乡村旅游的推力形成过程. 在推力作用下,潜在的乡村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着手选择旅游地和旅游时间,在此基础上形成旅游流时间和空间特征.

4.2 乡村旅游拉力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政府政策,以及游客个人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是拉力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 首先,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会越来越少,逐渐向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完成产业人群的转向,并由此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在本研究中,经济水平走在全省前列的杭州市、温州市出现足迹峰值点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区域,其发展旅游业的综合优势度也越高. 如前文中所述,最明显的乡村旅游足迹高峰值位于杭州市东南方向与金华市的交界处,该地是杭州市新叶古村与金华市诸葛八卦村所在地,是景观优美、文化内涵深厚的古村落. 最后,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 例如,杭州市评选精品乡村旅游路线、温州市积极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一村一品”的多类型景区村,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

从旅游者角度来看,旅游者个人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也是乡村旅游流拉力体系的构成要素. 其中,收入是影响居民旅游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乡村旅游的重要拉力,城市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越高,乡村旅游意愿越高. 其次,游客的闲暇时间是乡村旅游的又一拉力,旅游活动需要空闲时间的“支持”,旅游是一种闲暇时间的生产方式^[28],假期制度是影响游客闲暇时间的重要因素^[29]. 浙江省旅游流在周内变化上呈现出“翘尾”模式、月际变化上“五一”和“十一”黄金周及暑假假期开始的7月出现了明显的出行高峰,都说明了这一点.

4.3 乡村旅游摩擦力

2019年底—2020年1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游客的出行区域受到限制,导致旅游流在形成过程中产生“摩擦”. 另外,某地如果出现疫情,只有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游客才能出行,游客选择出发的时间和出游时长都会受到限制. 受此影响,2020年,乡村旅游游客足迹较前两年明显降低,游客的出行频率较前两年呈下降态势,省外游客占比下降.

气候条件是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影响的又一摩擦力. 目的地良好的天气、气候会吸引游客做出旅游决策,相反,目的地不利的天气、气候则会阻止游客到访,或者使游客改变行程安排. 目的地的气象因子中最重要的气温和降雨. 游客对天气和气候的偏好在浙江省的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1—3月、12月正值寒冬,气温在全年中偏低,且存在较多的雨雪天气,游客出行频率较低;8—9月,由于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游客出行频率亦有所下降;而在气候温和的4月和5月,适宜出游,游客出行频率较高.

5 结论

本研究以浙江省在各旅游网站的乡村旅游网络游记为数据支撑,对浙江省乡村旅游流的时间格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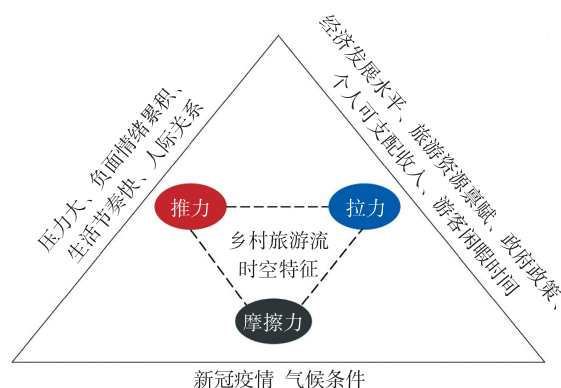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影响机制

Fig. 5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flow

间格局及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时间分布特征上,浙江省乡村旅游流淡旺季分明,季节差异大,工作日和周末的差异明显,月际变化上受天气及假期制度等的影响,4—5月、7月、10月为乡村旅游高峰期,周内呈现周末与工作日的“峰—谷”周期循环,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30-31]。省内、省外游客在出游时间上也存在差异,相比于省内游客,省外游客出行频率在月际变化上受假期制度影响更大,年内变化差异更大,呈现出“旺季更旺,淡季更淡”的特征^[32]。季节变化上,秋季是乡村旅游出行频率最高的季节,春季和夏季次之,冬季出行频率最低。同时,游客出行频率在疫情出现前后年内整体变化特征存在相似之处,淡旺季明显,但在疫情影响下,游客的出行在10月更为集中。(2)在目的地空间分布上,浙江省乡村旅游游客足迹存在集中高值区和次高值区,浙江省各市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基本与经济水平呈正相关,疫情出现后游客足迹出现明显下降迹象;在客源地分布上,省内游客是主体,周边省市尤其是上海市为浙江省乡村旅游省外游客重要来源地,乡村旅游客源地具有相对集中性,与王新越等^[33]、周裕祺等^[34]研究结论一致。根据客源地距离和分布特征,可以将浙江省乡村旅游客源地分成5个类型。(3)旅游流网络特征上,旅游吸引力受旅游资源、地区可达性影响较大^[35],出游潜力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相关。本研究省会城市杭州的乡村旅游出游量最大,可进入性好,客流中介作用强,属于浙江省乡村旅游的核心城市。(4)从影响机制来看,浙江省乡村旅游流时空特征受多种作用力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等。

根据前文得出的结论,为浙江省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1)浙江省乡村旅游景区可通过实行季节差价平衡淡旺季差异。在淡季,通过降低景区门票及旅馆费用以吸引游客。也可以结合村落特色,在不同季节开展不同的特色活动,避免季节性旅游形象定位,突破季节性困境。(2)浙江省乡村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位,打破农家乐、餐饮垂钓等传统乡村旅游活动,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打造差异化旅游产品,例如开化县长虹乡的油菜花摄影基地、舟山市普陀区白沙乡的海钓胜地。(3)浙江省乡村旅游地可以回归自然、回归农事、回归农业,同时利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开拓线上营销,更大程度地迎接乡村旅游的复苏。(4)针对各个城市在乡村旅游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差异,应该合理优化区域功能。对于核心城市及次级核心城市,应进一步提升其客流中介作用,提升区域竞争力;对边缘城市,应从完善当地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开始,提升旅游地形象,逐步提升其旅游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何景明,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 [2] KOMPPULA R. 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2014,40:361-371.
- [3] BYRD E T, BOSLEY H E, DRONBERGER M G. Comparisons of stakeholder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in rural eastern North Carolina[J]. Tourism management,2009,30:693-703.
- [4] 胡丽平,胡小康,熊炀,等.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J]. 科技导报,2021,39(23):80-87.
- [5] 王淑佳,孙九霞.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 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2022,37(3):662-680.
- [6] 李德明,程久苗.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J]. 人文地理,2005(3):84-87.
- [7] 邹统钎.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J]. 旅游学刊,2005(3):63-68.
- [8] 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2014,34(12):174-181.
- [9] 王小军,张双双. 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及发展策略[J]. 农业经济,2012(11):81-82.
- [10] 魏超,戈大专,龙花楼,等. 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18,38(10):211-217.
- [11] 王建兵. 丽江拉市海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路径探讨[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5(4):42-46.
- [12] 程雪兰,方叶林,苏雪晴,等. 中国东部沿海5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21,40(6):948-957.
- [13] 马晓龙,吴必虎. 西安旅游区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5):95-97.
- [14] 钟士恩,张捷,韩国圣,等. 旅游流空间模式基本理论:问题分析及其展望[J]. 人文地理,2010,25(2):31-36.

- [15] 张佑印,马耀峰,赵现红. 中国一级城市入境旅游流时空演变模式分析[J]. 城市问题,2008(2):90-94.
- [16] 赵书虹,白梦. 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20,40(11):1878-1888.
- [17] 戴文,丁蕾,刘培学,等. 城市旅游流客源地分布及预测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5):676-681.
- [18] 王朝辉,汤陈松,乔浩浩,等. 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20,40(3):225-233.
- [19] 周李,吴殿廷,虞虎,等.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地理科学,2020,40(2):298-307.
- [20] 刘法建,张捷,章锦河,等. 旅游流空间数据获取的基本方法分析——国内外研究综述及比较[J]. 旅游学刊,2012,27(6):101-109.
- [21] 唐顺铁,郭来喜. 旅游流体系研究[J]. 旅游学刊,1998(3):38-41.
- [22] 穆小雨,吴小根,冯英杰,等. 基于网络游记的成都自助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4):572-577.
- [23] 罗秋菊,梁思贤. 基于数字足迹的自驾车旅游客流时空特征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 旅游学刊,2016,31(12):41-50.
- [24] 周成,冯学钢. 基于“推—拉”理论的旅游业季节性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5(10):33-40.
- [25] 徐娟玲,戈冬梅,汤玉莹. 旅游推力与拉力因素研究文献综述[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0,22(2):103-110.
- [26] 谢雪梅,马耀峰,李天顺,等. 基于吸引力—摩擦力分析的入境旅游市场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26(2):107-109.
- [27] 史艳荣,谢彦君,曾诗晴. 疏离感与亲和力:乡村旅游体验中的院落情结与人际关系再造[J]. 旅游学刊,2020,35(12):63-80.
- [28] 陈海波. 旅游的起源及相关问题再考[J]. 旅游学刊,2020,35(9):123-133.
- [29] 厉新建. 换个角度看假期制度与旅游[J]. 旅游学刊,2009,24(10):6-7.
- [30] 王银银,陆林,王芳. 入皖自驾旅游流时空特征及空间格局演化机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1):73-81.
- [31] 赵明成,周凤杰,鲁小波,等. 基于小波分析的锦州市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3):84-88.
- [32] 王赞赞,冯文勇,任瑞萍,等. 不同客源市场游客行为特征差异研究——以五台山风景区游客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2):201-208.
- [33] 王新越,曹婵婵. 基于网络游记的青岛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2019,39(12):1919-1928.
- [34] 周裕祺,许艳,李冬花,等. 黄山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团队游与自助游的比较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6(5):853-863.
- [35] 杨勇,睦霞芸,刘震. 中国省际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22,41(8):1349-1363.

[责任编辑:丁 蓉]